

# 论话说结构的研究沿革

邱雪玫 李葆嘉\*

〔摘要〕话说结构的探讨可追溯到维尔的“起始-目的”说。甲柏连孜首先就汉语事实提出“心理主语-心理谓语”结构,并且是三个平面理论的初创者。为反对模仿“主-谓”框架,陈承泽曾提出“标语-说明语”框架。直到霍凯特讨论了英语和汉语中的话题现象,赵元任受其启迪才主张汉语主-谓的语法意义是话题-说明。李纳等依据类型说提出汉语是话题凸显型语言,刘宏谟则依据海外汉语教学实践提出“引-申”分析法。汉语有S、T、V、O四个基本句法成分的观点,既损坏了传统语法系统的自恰性,又拆散了话说结构自身的匹配性。本文基于“名词牵头说”和话题语-说明语的匹配关系,提出了“范畴系统+匹配框架”研究的新思路。

〔关键词〕话说结构;研究沿革;甲柏连孜;霍凯特;匹配关系

尽管“话题(Topic)”是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尽管围绕话题问题研究的文献迭出,然而关于话题研究的历史沿革,尚无一篇对之系统梳理的重要文献。不了解学术史,也就难以提出新的研究思路,以推进“话说结构(Topic-comment Structrue)”取得突破性进展。

## 一、话说结构研究的欧洲先驱

作为话语表达功能的分析概念,“话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法国古典学者维尔(Weil,1844)的《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词序比较》<sup>①</sup>。基于古今语言的词序比较和日常语感,维尔提出,一句话的结构形式是靠形态变化表现的,而一句话的思考过程是通过词语顺序得以体现的,人们的思考过程和话语表达的词序之间存在平行性。由此提出了与传统结构形式分析不同的句子二分理念,每一句话都包含“说话的起始”和“说话的目的”。

尽管不同的语言使用不同的结构形式,但是表达思想的话语词序应基本一致,即“起始”在前而

\* 邱雪玫,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210097;李葆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外国语学院博士后联系导师,210097。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3YJC74007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3M54169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0JDXM022)的阶段成果。

①H. Weil, De tragoediarum graecarum cum rebus publicis conjunctione, Paris: Nabu Press, 1844/2010.

“目的”在后。就维尔所熟悉的西欧语言,往往用“主语”表示说话的“起始”。依据现行术语,也就是西欧语言中存在“主语”和话题的重叠现象。当然,词序在口语中会有变化,有时为了表达特殊情感,先说“目的”而后说“起始”。维尔熟悉的语言仅限于西欧,自然不可能了解到,有些语言的话说结构就是说明语在前而话题语在后。甘德尔(Gundel)调查了三十多种语言,发现这些语言中的话说结构顺序,有一类就是说明语-话题语<sup>①</sup>。

第一个提出句子的“心理主语-心理谓语”概念、“指称-陈述”结构说及三个平面理论原型的,是德国的甲柏连孜(Gabelentz),而且是根据汉语事实提出的。在17到19世纪的三百年西洋汉语文法学研究领域,最具独创性的就是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1881)<sup>②</sup>。首先,作为莱比锡大学的普通语言学教授,甲柏连孜的理论视野远远超过来华传教士和欧洲本土汉学家。其次,甲柏连孜彻底摆脱了用拉丁语法框架衡量和解释每种语言的偏见。再次,甲柏连孜不仅借鉴了法国马若瑟(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1728)、德国洪堡特(Humboldt, *Ueber den grammatischen Bau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1826)、英国艾约瑟(Edkins,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Mandarin Dialect*, 1864)、法国儒莲(Julien,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 1866)的汉语文法研究成果,而且吸收了德国心理学家斯坦达尔(Steinthal, *Grammatik Logik und Psychologie*, 1855; *Einleitung in die Psychology und Sprachwissenschaft*, 1871)关于语言和心理的研究成果。

甲柏连孜的汉语文法学理论可概括为三点:第一,语言结构的相对观,每种语言都具有相对的完善性,即根据本民族标准拥有适用于所有目的之手段;第二,语言结构的句法观,一

种语言没有构形学,而只有包括语音学和句法学的文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孤立结构的语言来说是必然的;第三,句法分析的三层观,语法体现了逻辑(语义)、心理(语用)、序列(语法)三方面的关系,对于汉语这种不采取形态变化的语言,心理是句法分析的重要视角。这种句法分析的三层观,也就是三个平面理论的原型。<sup>③</sup>莱昂斯(Lyons 1977)的三种主语说,韩礼德(Halliday 1985)的主语、施事和主位说,都受到布拉格学派丹内斯(Daneš 1964)的影响。而丹内斯的三个平面理论则受到捷克语言学家埃尔特(Ertl 1926)的影响。而埃尔特的语法主语、逻辑主语和心理主语三分说,则受到甲柏连孜句法分析三层观的影响。

甲柏连孜(1881)指出,主语有语法主语和心理主语之分,二者可能不一致,也可能重合。除了语法主语(印欧语为名词主格)之外,其他句子成分,如时间状语、地点状语、语法宾语(宾格)、属格名词等都可担任心理主语。在作心理主语时,这些成分脱离句子主体而处于“绝对位置”的句首。甲柏连孜分析了汉语中的时间、地点、原因、条件等状语担任心理主语的情况<sup>④</sup>。例如:

(1) 今汝曰……

(2) 汝今日……

例(1)说的是“今”之事,首先说的是心理主语“今”,然后才说出语法主语“汝”。例(2)说的是“汝”之事,首先说的是“汝”,然后才是“今日”,语法主语与心理主语都是“汝”。在例(2)中,副词“今”只是对动词加以限定的时间成分。

心理主语-心理谓语的结构,这种情况也见于法语。如:

(3) Votre frere ||, j'ai de ses nouvelles.

(您兄弟 || 我有关于他的消息)

甲柏连孜指出,不论由何种句子成分担任心理

<sup>①</sup>K. J. Gundel, "Universals of topic-comment structure", in M. Hammond, E. Moravcsik and J. Wirth (eds.) *Studies in Syntactic Typology*, Amsterdam; Benjamins, 1988, pp. 209-239.

<sup>②</sup>G.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Leipzig: T. O. Weigel, 1881/1960.

<sup>③</sup>李葆嘉:《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6-138页。

<sup>④</sup>姚小平:《〈汉文经纬〉与〈马氏文通〉》,《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2期。

主语,其“绝对位置”总处于句首,而在句中大都可由代词“之、其”或助词“以、与”来代替。如:

(4) 五亩之宅 || 树之以桑。(《孟子》)

(5) 其所善者 || 吾则行之;其所恶者 || 吾则改之。(《左传》)

例(4)“之”代替“五亩之宅”。例(5)前句“之”代替“其所善者”;后句“之”代替“其所恶者”。

心理主语其后,也有常跟“者、也”的。如:

(6) 古者 || 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论语》)

(7) 道也者 || 不可须臾离也。(《中庸》)

例(6)的“者”、例(7)的“也者”起提顿作用。

以上所论,即当今话题研究中常提到的话题特征:1. 话题总是出现在句首;2. 话题控制话题链中同指名词的删除或代词化;3. 话题与句子其他部分之间常有停顿,主语不可以停顿。甲柏连孜进一步提出,句子包括“指称部分-陈述部分”:指称部分(话题语)是激发说话人思想的事物即心理主语,而陈述部分(说明语)便是心理谓语。

作为语言学史上第一位研究汉语话说结构的西洋汉语文法学家,甲柏连孜彻底砸碎了汉语研究的“拉丁文法的普罗克鲁斯特之床”。堪称三百年来西方汉语文法研究集成之作的《汉文经纬》,在西方语言学界具有深远影响。

20世纪30年代,所谓“主语和谓语的新旧信息说”、主语和话题的关系等问题,已成欧洲语法学界的讨论内容。叶斯泊森(Jespersen,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1924)曾就主语和谓语的新旧消息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有时主语被说成是相对熟悉的内容,谓语是对主语补充新的消息。“说话人把他知道听话人已同意的内容放入主语,然后通过谓语把所要传达的新消息补充给主语……”(鲍德温 1902)。大多数句子也许如此,但并非所有的句子如此。因为在问 Who said that? 时,我们回答 Peter said it。Peter 是新的消息成分,但无疑是主语。“新

消息”并不总包含在谓语中,但总包含在这两个成分的联系中……<sup>①</sup>

显然,叶斯泊森不赞成主语传达的都是旧消息、谓语传达的总是新消息,而主张“新消息”总包含在这两个成分的联系中。由此,批评了把主语等同于主题或话题的流行定义:

另一常用定义是,主语是所谈的东西,而谓语是对主语的描述。也许大多数句子确实如此。然而一般人可能认为,这种说法没有用处。……把主语等同于主题或话题的流行定义,实际上并不令人满意。

斯托特在其一段著名的论述(Stout, *《分析心理学》*, 1896)中,就是从该定义出发,把我们带到一个与语法学家公认的主语、谓语概念大相径庭之处。他写道:“谓语是对原先不定内容的确定。主语是对话题的先行限定,然后又加上新的限定。主语是先前思维的产物,是思维继续的基础与起点,思维的继续便是谓语。句子与思维的关系与双脚行走的关系一样。承受身体重量的那只脚相当于主语,向前迈进踏上新土地的那只脚相当于谓语……因此对问话的任何回答都是谓语,任何谓语都可看作是对潜在问话的回答。……主语提出问题,谓语回答问题。”

如果这番高论就是所流行“主语”定义产生的必然结果,那么语法学家就不能采用这个定义,因为它没有任何用处。令人遗憾的是,语法学家不得不采用 subject(主语)这个词,subject 在日常语言中除了表示其他意思,还可作“话题”(topic)或“主题”(subject-matter)讲。<sup>②</sup>

“主语等同于话题的定义”在叶斯泊森时代已经流行,并非像现在许多学者反复引据的:赵元任(1968)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然而,叶斯泊森批评“主语是所谈,而谓语是对主语的描述”这一观点毫无用处,不赞成主语等同于话题。

①叶斯泊森:《语法哲学》,何勇等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年,第191-192页。

②叶斯泊森:《语法哲学》,何勇等译,第192-193页。

此外,赵元任(1968)提出汉语的完整句相当于一问一答两个零句的组合,话题(主语)像问句,述题(谓语)像答句<sup>①</sup>。这与英国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斯托特提出的“任何谓语都可看作是对潜在问话的回答”、“主语提出问题,谓语回答问题”的观点类似。

叶斯泊森还引用了甲柏连孜的“心理主语-心理谓语”说,并加以评说:

很多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曾论述过心理的主语和谓语和逻辑的主语和谓语。事实上,不同作者用这些术语表示的是不尽相同的概念。……甲柏连孜说:听话人首先得到一个词A,他期待地问:A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得到下一个词B,他将A和B相加起来,再问:这个(A+B)是怎么回事?回答是下一个词C。以此类推。每一个接续词都是包含在听话人已知内容中的主语和谓语。就像电报机上的两个纸筒,一边是写满字的纸筒,仍在继续增大;另一边是白纸筒,不断地向另一边转动,使另一筒纸不断增大。说话人事先既知道写满字纸上的内容,又知道有待于继续写在白纸上的内容,那么是什么使得他先写A,后写B等呢?显然,他先写的是促使其思维的事物即“心理主语”;然后再写的是有关心理主语的说明即“心理谓语”。心理主语与心理谓语结合在一起,又构成下一步思维和说话的主语。

甲柏连孜从这一观点出发,对 Habemus senatusconsultum in te vehemens et grave(我们有元老院决议反对你的骄横跋扈)的巧妙分析,也许可以佐证心理对词序的影响。然而根据心理影响效果与主谓关系之间的相似性,就给两者冠之“心理”则不够严谨。韦格纳采用 exposition(说明语)来表示甲柏连孜的“心理谓语”更妥贴。然而,语言中的词序并不全由心理因素决定,通常是约

定俗成的。由某一语言的独特性惯例决定,而不以个别说话人的意志为转移。<sup>②</sup>

叶斯泊森认为,用“说明语”这一术语来表示“心理谓语”更妥贴。同时强调,语言中的词序具有俗成性。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者引进叶斯泊森“三品说”时,对其“话题”论述没有关注。

## 二、欧洲功能学派的话说结构研究

1939年,布拉格学派的马泰休斯(Matthesius)提出了基于句子交际功能的句子实际切分法(Actual Division of the Sentence)。传统句法的形式切分是基于逻辑和形态变化的分析,其基本要素是语法主语和谓语,而实际切分是基于话语表达功能的分析,其基本要素是表述起点和核心。在维尔二分观的基础上,马泰休斯提出了“表述起点、表述过渡、表述核心”的三分说。一类句子的语序是“起点-过渡-核心”,即没有感情色彩的“客观语序”;一类句子的语序是“核心-过渡-起点”,即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语序”。尽管马泰休斯没有提及甲柏连孜,但是布拉格学派无疑深受德国语言学的影响。早在1926年,捷克语言学家埃尔特(V. Ertl)在甲柏连孜句法分析三层观的影响下,已经区分了语法主语、逻辑主语(施事)和心理主语(话题)<sup>③</sup>。如:

(1) Robert is loved by all of them.

(罗伯特被他们所喜爱)

(2) Robert, they all love him.

(罗伯特,他们都喜爱他)

Robert在例(1)中是语法主语,在例(2)是心理主语(语法宾语)。此外,语法主语常常同时也是心理主语,但情况有别。如:

(3) What colour is your suit?

(你的衣服什么颜色?)

<sup>①</sup>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赵元任全集·第一卷》,丁邦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55页。

<sup>②</sup>叶斯泊森:《语法哲学》,第193-194页。

<sup>③</sup>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第147-148页。

a. My suit is gray.

(我的衣服是灰色的)

b. I wear a gray suit.

(我穿一身灰色衣服)

c. Gray is the colour of my suit.

(灰色是我的衣服的颜色)

例(3a)中 My suit 是语法主语,也是心理主语。例(3b)中的 I、例(3c)中的 Gray 都是语法主语,但不是心理主语。而逻辑主语,在被动结构中最为明显。

1964年,布拉格学派的丹内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平面理论,区分了语义句型(Semantic Sentence Pattern)、语法句型(Grammatical Sentence Pattern)和功能句型(Communicative Sentence Pattern)<sup>①</sup>。如:

(4) John wrote a poem.

(约翰做了一首诗)

例(4)的语义句型为施事-动作-目的,语法句型为主语-动词-宾语,功能句型为主位-过渡-述位。

此后,韩礼德(Halliday, 1985)在其系统功能语法里提出,主语(Subject)指句法主语,施事(Actor)指逻辑主语,主位(Theme)指心理主语,任何一个子句都含有这三种成分<sup>②</sup>。此外,韩礼德(1967)将“主位”和“述位”分别解释为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前者指发话者认为“通过前指或情景可以获得的”内容;后者“是发话者认为不可能在前边语篇中提到的”内容。<sup>③</sup>也就是说,句子的“信息结构”由主位-述位构成。含有两个以上主位的是多主位,在句中排序为:语篇主位-人际主位-概念主位。只有概念主位才是陈述对象,即“话题主位”(topical theme)。

在话题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信息结构”,即来自韩礼德对“主位-述位”的已知信息和新信息的阐释。然而,韩礼德(1994)后来指出,新信

息的无标记位置是在信息单位的末尾,但也有可能已知信息位于新信息之后。信息结构与韵律有关,而重音的变化可能导致同一句话表达的信息结构不同。如 You were to blame(你该被责备),重音在 blame,“已知信息-新信息”结构与主-述位结构对应;但重音在 You,就变成“新信息-已知信息”。对于这种携带新信息的主位,又外加了一个“特殊主位”(marked theme)。<sup>④</sup>由此可见,“主位-述位”或“话题语-说明语”,与信息的已知与未知并没有必然对应关系。

无论是“话题语”的这种共知信息,还是“说明语”的这种听话人未知信息,仅仅是说者的假定。正如普林斯(E. F. Prince)所言,“信息结构或信息包装,与发话者对其话语进行精心安排以满足受话者的某一假定性需求有关”。<sup>⑤</sup>因此,“话题语”与“说明语”的信息性质,应表述为:说话人自以为听话人共知或未知的信息。如:

A: 张三 || 昨天出国了。

B: 张三是谁?

A: 你不知道吗? 张三是新来的同事。

在第一句话里,发话人预设听话人认识“张三”,但听话人并不认识。又如:

A: 我告诉你,他 || 今天去上海。

B: 我昨天就听说了,他送女儿,后天回来。

说者自以为听者不知道“他今天去上海了”,其实对方早已知道,甚至知道得比说者还多。

在日常生活中,双方的共知信息也可构成话说句。比如回忆一段双方经历过的老生常谈,或如祥林嫂用“我真傻”反复向人诉说其悲惨遭遇。尽管没有提供任何未知信息,但一些语句仍然在用话说结构表达。反之,在双方交谈中,说话人也可能表达的都是对方不了解的信息,同样也在用话说结构表达。之所以有些学者刻意用已知信息

① F. Daneš, A Three-level Approach Syntax, Travaux Linguistiques de Prague 1, 1964, pp. 225-240.

②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Press, 1985.

③ M. A. K. Halliday, Intonation and Grammar in British English, The Hague: Mouton, 1967.

④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Press, 1994.

⑤ E. F. Prince, "Toward a taxonomy of given-new information", in P. Cole (ed.) Radical Pragmatics, NY: Academic Press, 1981, pp. 223-56.

和新信息来阐释话题语－说明语,原因就在于这些研究者的例句以书面语或正式场合话语为主,而没有面对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话语。

由此可见,话题语和说明语的区别,不在于信息的已知和未知,而在于说话者的语旨或意图。尽管有些“话题语－说明语”与“已知信息－未知信息”之间正好平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已知信息－未知信息”与所有的“话题语－说明语”之间都具有这种关系,因此用所谓“信息结构”来界定话题语和说明语没有价值。“话题语－说明语”之间的关系就是“话题－说明”的关系,或“意图结构”的“定向－重点”的关系。

### 三、早期中国学者的汉语话题论述

从《马氏文通》(1898)开始,中国语法学全面进入转型时期。马建忠所受的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教育和法国高等教育,徐家汇藏书楼收有法国马若瑟的《汉语札记》(1728),而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1881)是德文本。这些因素集中到一起,也就注定了马建忠便于接受西洋汉语文法学的第二代——罗曼式汉语文法学的影响,而无缘以第三代日耳曼式汉语文法学的理论为起点<sup>①</sup>。尽管借用屈折语的“主谓框架”能分析汉语中的一些句子(施动结构),但是始终无法摆脱汉语研究中那些长期身份不明的表达成分的纠结。这些现在通常认为的“话题语”,曾先后被称之为“冠名、冒起、前置之名、外位成分、倒装成分、游离成分、复指成分”等。

对于这些“华文所独”之例,《马氏文通》的分析用语是“冠其名于句读之上”、“若起词然”、“冒起”和“前置之名”。如:

句读内有同指一名以为主次、为宾次或为偏次者,往往冠其名于句读之上,一若起词者然,避重名也。

《论语·季氏》云:夫颡臾,昔者先王以

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夫颡臾”三字冒起,一若起词者然。第一读犹云“先王以颡臾为东蒙主”也,是“颡臾”乃“以”字后之止词,则为宾次。第二读犹云“且颡臾在城域之中矣”也,则“颡臾”在主次,

“是社稷之臣也”一句,犹云“颡臾是社稷之臣”也,则“颡臾”又在主次。今“颡臾”冒之于先,故以后句读内所当位之者,皆隐指焉。<sup>②</sup>

虽然“颡臾”在其后一读中是“以”的宾次、在二读中是主次,在“是社稷之臣也”中又是主次,但它“冠其名于句读之上”,即相当于现所谓话题链中的话题语。接着马建忠又举出:

《史记·老庄列传》云: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三读“其”字各指其前置之名。<sup>③</sup>

在该节最后,又举类似之例加以申述:

《韩文·释言》云:若夫狂惑丧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骂詈者,则有之矣。而愈,人知其无是疾也。文家谓此句,以“而愈”一转,先提“愈”字醒目。实则与“鸟吾知其能飞”句同法。此例为华文所独,故不惮繁引如是。<sup>④</sup>

“前置之名”,相当于现在所谓的左置式话题,话题语后接一个完整句,其中有一成分复指该话题语。马建忠提出“冠名”、“若起词”、“冒起”、及“前置之名”之例为“华文所独”,也就已悟到华文的句法结构与“西文已有之规矩”(主谓框架)有别。

陈承泽反对模仿西方主－谓框架,提出了“标语－说明语”的汉语句子分析框架。《国文法草创》(1922)说:

无语尾等诸变化,故其文法上发展之路径,与西文异。如“标语”(即“鸟吾知其能飞”之“鸟”,《马氏文通》论句读卷一系七所举之一部分,高元先生谓之“前词”者),如“说明语”之不限于动字,如动字中

①李葆嘉:《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②③④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90页,第390页,第392页。

“意动”、“致动”之作成法,如助字等,皆国文所特有者也。<sup>①</sup>

所谓“标语”之“标”,即“标题”之“标”;“标语”即“题语”,与话题语为同一概念。陈承泽强调,“标语”以及“说明语”之不限于动字等,为国文所特有者也。原因在于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语法的发展路径与西欧语言不同。

《国文法草创》中,“标语”出现了一次,“说明语、说明部”出现6次。相关论述列举如下:

(1)此等之字在文章组织上,概用以构成主部、说明部,或主部、说明部中之附属部。(2)字亦可为补足语、目的语等,补足语、目的语亦说明语之一部。(3)不完全自动“是”字,……即得置于主语、说明语既完全之句间,而以其说明语为补足语是也。(4)“哉”用于提示者,有为说明语与主语颠倒之例,如孟子“何哉,尔所谓逾者”、论语“大哉舜乎”是。<sup>②</sup>

与“说明部”相对的是“主部”,与“说明语”相对的是“主语”。由此可见,作者尚未通盘考虑和相互照应。陈承泽原拟编撰一部《高等国文法研究》,然生前只刊行了专讲词法的《国文法草创》。

在纳斯菲尔德(Nesfield, 1891)和里特(Reed, 1899)英文文法教学体系流行的“新潮”(黎锦熙语, 1924)中,在叶斯泊森“三品说”被“拿来就用”(吕叔湘语, 1942)的心态中,在“矫正模仿之弊端、倡导独立之新风”(陈望道语, 1938)的革新讨论中,陈承泽的“标语—说明语”的分析框架,也就成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直到1956年,洪心衡在论述“空间词做主语的问题”时,中国学者的汉语语法学论著中可能才首次出现了“话题”这一语言学用语。洪心衡写道:

像上面所举的种种例证,可以见到空间词是可以做动词句的主语,只要谓语的动词或动词词组是对它描写或说明的话。

你如果说:“来了一个人”,听的人也许不大明白,还会问:“哪儿来了一个人?”假如答说:“前面来了一个人。”其中“前面”也回答了问句前头“哪儿”的问题,也该算作主语。“前面来了一个人”已经很圆满陈述了一个事实或现象,不像“前面过去了”还只是半截话,抓不到说话的话题。

因为主语跟谓语是相互关联的,主语是说话的话题,谓语是对话题有所表说的。如果谓语对话题不能有所表说,那就不应算为主语了。<sup>③</sup>

洪文中所说的空间词做主语的句子,就是后来所说的存现句。作者提出的“主语是说话的话题,谓语是对话题有所表说的”,可以看作“汉语主语、话题等同说”。

在《基本句的分类》这部分中,洪心衡把汉语的基本句分为判断句、说明句、描写句、叙述句。就前三种的举例而言,基本上就是现在所说的话题句。如:

判断句:两瓢水吧||,什么值钱的东西?

教徒弟||不容易。

描写句:他||中等身材,四方脸,长眉大眼。

满屋子||灰洞洞的烟。

说明句:全家||二十多口人。

全院||能够容纳一千五百人。

此外,在《主语和宾语》这部分中,洪心衡把主语分为主事(施事和受事)、对象、论据、录实四类。除了施事主语,其余的举例也多为话题句。

遗憾的是,在主谓结构天经地义的年代,洪心衡的研究没有得到汉语学界的重视。只好再次耐心等待此后的外国学者研究来促动中国语法学界了。

#### 四、美国结构主义的汉语话题研究

在美国,最早提及“话题”和“陈述”的是人

①陈承泽:《国文法草创》,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页。

②陈承泽:《国文法草创》,第11页、第23页、第60页、第35页。

③洪心衡:《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35-39页。

类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 Language, 1921), 句子是一个命题的语言表达, 把说话的话题和对这个话题的陈述二者结合起来。霍凯特(Hockett)早年曾受教于萨丕尔, 1939 年获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二战后期, 曾经编写过供军队使用的汉语教材和词典。战后, 霍凯特主持康奈尔大学的基础汉语教学多年。语言学和人类学家的双重身份(这很重要), 加上精通汉语, 必然促使他注意到汉语中的话说结构。

在《现代语言学教程》(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1958)中, 霍凯特讨论了英语和汉语中的话题问题: “英语常句式句子的核心是主谓结构体。……主谓结构的最一般的特点可以从它的直接成分的名称‘话题’和‘说明’两个术语来认识: 说话人先宣布一个话题, 然后就它作出说明”<sup>①</sup>。例如:

(1) She || sings beautifully.

(2) That man || I just don't like.

上例中的主语, 例(1)的 she 是施事, 例(2)的 that man 是受事, 都可视为话题语。

霍凯特讨论了话题语与主语是否一致性的问题: “在英语和人们熟悉的欧洲语言里, 通常话题也就是主语, 说明也就是谓语……。但是这种一致在英语口语里有时达不到, 正式英语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经常达不到, 在有些非欧洲的语言里更达不到。”<sup>②</sup>例如:

(3) John || ran away. (约翰离开了)

(4) That new book by Thomas Guernsey || I haven't read yet. (根赛写的新书我还没读过)  
例(3)的话题语和主语一致。例(4)的话题语和主语不一致, that new book 是说话人要指明的谈论对象。此成分只是话题语, 同时是 haven't read 的宾语。而“主语”则是说明语中的 I。

霍凯特尝试用主谓结构和话说结构去区分英语中的常规式和变序式, 即按动词形态判断主语, 以说话意向辨别话题语, 二者的差异是由动词决定的。如被动态与其对应的主动态:

(5) John || was given a book. ↔ Someone

|| gave John a book.

被动态的句首成分是受事, 虽然在与之对应的被动态里是宾语。例(5)中的句首受事, 与动词具有被动态主谓关系的形态一致性, 因此 John 是身兼主语的话题语。而在某些被动句中, 句首名词与动词没有主谓形态的一致性。如:

(6) James || we asked to be chairman.

上例的话题语是从谓语中抽出来的某成分, 说明语则是原主语加上谓语的剩余部分, 即又包含一个主谓结构。而说明语部分的谓语 asked to be chairman, 不能充当常规式分句。换言之, 如果动词与其前面的名词性成分没有主谓形态的一致性, 这个名词性成分就只能视为话题语。

根据以上引例, 其中的话题语多为主谓结构里的某成分移至句首的。既然主谓结构能够包含在说明语中, 那么话说结构似乎就是句子的最外层形式。不过, 霍凯特发现“英语的分句常常是话题-说明结构体”。如:

(7) I see her || weeping loudly.

既然上例分句里的 her 是话题, 话说结构似乎又不是句子的最外层形式。而话题(不兼主语的)只是那些在特定结构中, 位于动词前而又与动词没有主谓形态一致性的名词性成分。而这些分句中的所谓“话题”, 并没有谈话起点的功能。

当然,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霍凯特对汉语话说结构的研究。首先汉语的常式句不一定要有主语, 如果把汉语简单句的话题去掉, 说明语可以单独说。如:

用“你好吗?”表示问候, 回答通常只是“好”或“很好”, 完全不必把“我”包括进去而说“我很好”。英语 How are you? 的简短回答 ok 或 fine, 跟汉语的不是一回事。它们的对应形式应该是 am ok 或 am fine, 不过我们不这么说。<sup>③</sup>

其次, 汉语的说明语有许多本身又由话题语和说明语构成, 可以像“中国式套盒”那样, 主谓结构中里还包含着主谓结构。如:

“我今天城里有事”, “我”是话题, 其余

①②③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 索振羽、叶蜚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第 217 页, 第 218 页, 第 219 页。



部分是说明。“今天城里有事”，“今天”是话题，其余部分是说明。“城里有事”，“城里”是话题，“有事”是说明。甚至不包含话题的“有事”也能作为一个完整的句子轻易地站住。汉语中的话题和说明间的联系在我们看来是异常松散的。如果只跟英语中主语和谓语的通常联系比较，特别有这种感觉。<sup>①</sup>

在英语中，简单句 We visit them often 或 I found a nickle 如果去掉主语，只能作无主句且改变句子功能。如，Visit them often 成为祈使句，Found a nickle 只能是补充段片。而有的句子，如：James we asked to be chairman，脱离了主语 asked to be chairman 则不成立。汉语陈述句中的谓语可以脱离主语而成立，意味着汉语的句子并非以主谓结构为主要框架。

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Language, 1933)曾经注意到英语中的“非正常”语序，如：

(8) John his knife.

(9) John he ran away.

(10) It was John who did that.

John 和其后的语言成分之间具有形态的一致性。例(8)中的 his[ + 男性]与 John[ + 男性]一致；例(9)中的 he[ + 男性]与 John[ + 男性]一致。布龙菲尔德把这种形式关系解释为交叉参证。至于例(10)则看成特殊结构，解释为用 It 标志强调部分的 John。<sup>②</sup> 霍凯特并不满足于仅以英语为对象、对所谓“常用句式”与“非正常句式”的狭隘解释，而是基于英汉比较讨论了汉语中的话说结构。

1968 年，赵元任将“话题 - 说明”这对概念引入汉语语法研究，主张“主语跟谓语在中文句子里的文法意义是主题跟解释，而不是动作者跟动作”的关系：

动作者跟动作可以是主题跟解释的一种情形，好像：“狗咬人。”但在很多语言里，因为可以用“动作者 - 动作”说明的句子占

的百分比相当高，所以也就成了这些语言的完整句在语义上的特征了。如果把这种主谓关系叫做“文法上的动作”，也包括 is ...-ed by...、suffers...ing、is a...一类的谓语，咱们或许可以说主 - 谓语式的文法意义就是“动作者 - 动作”，而没有毛病了。但在中文里头，就算连上面所说的引申句式在内，“动作者 - 动作”能解释的句子还是非常少，甚至不超过百分之五十。所以采用较广义的概念：主题跟解释，反而比较恰当。主语就是名符其实的主题，谓语就是说话人对主题的解释。因此主语所代表的，不一定是动作动词(action verb)的当事人；不一定等于对等动词(equational verb)，像“是”后头的词，也不一定有谓式形容词(predicative adjective)的性质。主语可能样样都是，但却不一定是，只要主语跟谓语之间有主题跟解释的一般关系就行。<sup>③</sup>

赵元任把话题和主语合二为一，凡话题都是主语；同时，进一步把动词谓语前的时间词、所处词、其他名词性成分，乃至介词结构，一律看成主语。

以下汉语句子，可以揭示“话 - 说”结构和“主 - 语”结构的差异：

(11) 这件事早发表了。

a. This matter has been published.

b. (As for) this matter, (one) has long published(it).

(12) 这瓜吃着很甜。

a. This melon tastes very sweet.

b. This melon, (when one is) eating(it), is very sweet.

把以上汉语例句译成英语，句法上有很大差异。英语的 b 句比较接近原汉语句子，括号里的成分是不能省略的，但在汉语句子里就不需要。由此显示，汉语句子的所谓“主谓结构”

①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索振羽、叶蜚声译，1986 年，第 219 页。

②唐秀玲：《论话题及其在汉语语法分析中的应用》，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汉语专业博士学位论文，1997 年。

③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赵元任全集·第一卷》，第 248 - 249 页。

比英语松散。

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赵元任对话题的看法自然和霍凯特相近,不可能从话语行为功能角度去解释,其分析还囿于形式结构的描写。

## 五、美国功能主义的汉语话题研究

随着结构主义的衰退、形式主义的困顿和功能主义的崛起,话题研究在美国渐成热点。对话题类型的普遍性研究作出贡献的,首先是美国语言学家甘德尔。她调查了在谱系和地理分布上具有代表性的三十种语言,发现语言中的基本话-说结构语序有两类:一类是话题-说明语序(topic before comment);一类是说明-话题语序(comment before topic)。后一类情况如<sup>①</sup>:

(1) Ba-cumb-'enkok' abakazi.

(她们煮)(鸡肉)(妇女)

汉译:妇女她们煮鸡肉。

(2) Mnopgod wiiyaas.

(味道好)(这肉)

汉译:这肉味道好。

例(1)是印度尼西亚的哈亚话(Haya),例(2)是美洲大陆东北部的奥吉布瓦语(Ojibwe)。

前一类的话题-说明语序的话题结构包括三种<sup>②</sup>。第一种是左置式(Left Dislocation)话题或复指式话题,其特点是话题后接一个完整句,句中有一成分(通常是代词)复指该话题。如:

(3) 那套房子,老王后来还是把它买了下来。

第二种是话题化(Topicalization)话题或移位式话题,话题后接的是个不完整句,有一个成分位置上空缺,语义上复指句法结构。在一些

语法理论中,该空缺看成是话题的原位,即话题化结构由SVO句派生而来。如:

(4) 那套房子老王后来卖了。

与英语的常态结构SVO句式相比,左置式话题结构和话题化话题结构是非常态结构。虽然甘德尔认为以上话题都用作语用话题,但也从语料中发现,充任话题的名词性成分固然以定指和通指性成分为多,但有时也可以是无定甚至无指成分,无法将其解释为一般意义上的语用话题。

第三种是悬置式话题(Hanging Topic),话题不是谓语动词的论元,在句中没有复指成分,也不可能挪回后接小句的谓语中去。如:

(5) 那场大火,幸亏消防队来的早。

此类句子,大陆汉语语法学界通常称之为“主谓谓语句”,切夫(Chafe, 1976)称之为“汉语式话题”,李讷等(Li & Thompson, 1976)称之为“双项名词句”。左置式结构和话题化结构,是英语和其他主要欧洲语言中的常见话题结构,而悬置式话题结构仅用于随便的口语。甘德尔认为,这类句式才是“最典型的话题-说明结构”。

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立场,李讷和汤姆森(1976)提出各种语言的话题都有7个特征。<sup>③</sup>此后,李讷和汤姆森(1981)又提出话题是句子的“所关”(about),主语是动词的“所谓”;话题不能无定,不能泛指,主语可以无定;话题与句子其他部分之间常有停顿。区分汉语话题和主语的方法是:当定指或泛指性质名词短语(或动词短语),出现在句首位置且后面有可停顿的成分就是话题语,而汉语的主语是与该句动词具有“行为”或“存在”关系的名词短语。<sup>④</sup>如:

(6) 那只狗 || 我已经看过了。

(7) 住, || 台北最方便; 吃, || 还是香港好。

例(6)中的“我”,与动词具有“行为”关系;例

<sup>①</sup>K. J. Gundel, “Universals of topic-comment structure”, in M. Hammond, E. Moravcsik and J. Wirth(eds.) *Studies in Syntactic Typology*, Amsterdam: Ben-jamins, 1988, pp. 209-239.

<sup>②</sup>陈平:《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中国语文》1994年第3期。

<sup>③</sup>Li, Charles N. & S. A. Thompson,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in C. 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NY: Academic Press, 1976, pp. 457-489; 《主语与主题:一种新的语言类型学》,李谷城摘译,《国外语言学》1984年第2期。

<sup>④</sup>C. N. Li & S. A.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7)的“台北、香港”,与动词具有“存在”关系。

李讷和汤姆森研究主语与话题的旨趣,在于以主语凸显,还是话题凸显为标准,建立新的语言类型学。绝对的话题凸显型语言(TP)和主语凸显型(SP)只是抽象物,绝大部分语言处于两端之间而形成连续统。众多语法理论都沿袭西欧传统的主-谓结构,李讷和汤姆森的研究重点放在阐述汉语是话题凸显型语言。尽管其理论具有一定价值,然而如何深入研究汉语的句型,哪些是主谓结构,哪些是话说结构,并没有进一步展开。

与李讷几乎同时,在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曹逢甫也对汉语话题开始了探索。曹逢甫(A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 in Chines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Discourse Analysis, 1979)回忆,在刚读到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时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试着把赵元任的语法描写方法用到实际话语分析中时却难免失望。依据结构主义所确认的句子,在日常语言中并不经常是一个话语单位。促使他开始在汉语话语中寻找基本功能单位。

曹逢甫提出了基于汉语的“话题链”(topic chain)理论,将话题语界定为一个其辖域能扩展到几个句子的话语概念。如:

- (8) 那棵树花小, ( ) 叶子大,  
主题 主语 主题 主语  
( ) 很难看,所以(我)没买。  
主题或主语 主题或主语

曹逢甫依据的“话题链”讨论的是汉语,因此他所归纳的汉语话题语的六项特征与李讷有所不同。

此外,曹逢甫指出,李讷等(1976)没有说明主语和话题的区别以及如何辨认,更没有详细讨论这两个概念在话语中的作用。李讷的讨论基本上限于句子范围内,而话题与主语的一大区别,是常常将其语义范围扩大到单句以外。曹逢甫在判断某一成分是否可作话题语时,即以这些特征为根据。认为“把字句”是多重话题句主要依据,是“把”后面的名词短语存在六项

特征中的大部分特征,可以分析为次话题语。

曹逢甫(Sentence and Clause Structure in Chines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1990)进一步把不在句首而在动词前的方所短语、时间短语、把字短语,都看作句子的次话题。如:

(9) 他 || 在学校里 | 又打了人, 所以被老师处罚了。

(10) 他 || 把房子 | 整修了一下, 漆一漆, 然后再卖出去。

句中的方所短语和把字短语,与句首话题一样,都具有管辖同指名词短语省略和代词化的作用。

曹逢甫认为,屈折语言的表达以句子为基础,容易从句法上辨认主语,而句中话题常带标志,这类语言是以句子为导向的语言。而汉语是以话语为导向的语言,以连续话语为表达基础,句中话题语不一定有标志。当然,这并不表示汉语句子不以主语为主要句法成分。可以说,曹逢甫建立了一个汉语话题链的分析框架,但是对话说结构的内部范畴仍未深入探索。

## 六、基于汉语教学研究的引申框架

无论是甲柏连孜的“指称-陈述”结构说,还是霍凯特的“中国式套盒”比喻,认识到汉语中的话说结构,都是突破西洋“普遍语法”而面对汉语特点的成果。而刘宏谟提出的汉语引申框架则表明,只要基于汉语语感和教学实践,汉语的话说结构就可以一目了然。

1983年,印尼华人学者刘宏谟到大陆带来了《刘氏语通》(1977)。刘宏谟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数学专业,在印尼从事华侨教育工作达40多年。基于几十年来的海外华语教学实践,刘宏谟深感《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教材,几乎都是拿西洋语法作蓝本,为此提出“不依附西洋语法,不因循现行语法系统,纯根据汉语自身的内在联系,独立创造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sup>①</sup>。

<sup>①</sup>刘宏谟:《刘氏语通》,川师成大《汉字改革报》编辑部排印,1983年。

刘宏谟提出汉语的“句”是“有引有申”的组织形式,即:引+申=句。“引”是“话题”、“什么”;“申”就是“申述”、“怎样”。西洋语法的“主语”,是以主动者即动作的发出者作为话头。汉语句子可拿任何事物,即所关涉的人、物、时、地作为话题,然后述说与之有关的事情。但汉语的话题不限于在一句话的开始,有时话中有话,话中有题。如:

(1) 向日葵 || 向太阳

(2) 我 || 向母亲

(3) 我 || 向母亲 | 要钱

从句法来看,例(1)、(2)皆有引有申。从修辞来看,例(1)句意已完整,例(2)句意欠明确。

补充了“要钱”的例(3)成为一引二申句。如仍觉句意不足,可再加“申”进一步补充说明。如:“我向母亲要钱”,听者仍可追问:“要钱做什么?”可补充说“买米”;仍可继续问:“买米做什么?”可再补充“煮饭”、“给家人”、“吃”,最终可能变成( || 标记“引”, ↓ 标记“申”):

(4) 我 || 向母亲 ↓ 要钱 ↓ 买米 ↓ 煮饭 ↓ 给家人 ↓ 吃 ↓。

此为一引六申句。说话可长可短,如觉不足就加补充,即一个话题语可带两个或多个说明语。

《刘氏语通》认为,汉语句子的“引-申”结构具有五个特点。1. 规律性:共有三条句法规律:述词通律,全可做引或申;名词禁律,可做引,不可直接做申;配词(指形容词等)限律,须配合名、述,才能作引或申。2. 多样性:名类和述类都可作引、申,不过名类限于补充申。合词(指词组)根据所定的类,按句法规律安排为引或者申。能用作引、申的单词是多式多样的。3. 可多性:一句话中的申与引,可以不止一个。4. 相对性:哪些词作引、作申,没有绝对规定。一般惯例是:一是以“称呼”词作引,以“叙述”词作申;一是主词前是引,主词后是申。引、申的断定,常随着说话的意态、神情、语气而有不同。5. 交互性:引-申的交织关系包括:引-申包

孕;引-申并列;引-申分隔。有多个引或者申多时,引可分别主次,把主要的话题看作“主语”,把话头的交代看作“按语”;申也可分别主次,把主要的叙述看作“谓语”,补充的说明看作“补语”。主语和谓语是接合成句的主要成分,其余的按语、插语、补语是附加部分。

由于学术惯性等因素,《刘氏语通》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陆汉语学界,特别是所谓“主流语法学”那里遇到的更多是不解与冷淡。<sup>①</sup>

## 七、“结构+功能”的汉语话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赵元任、李讷、曹逢甫的话题研究传入大陆,朱德熙(1985)的看法是,用话题来给主语下定义没有实际意义,把语义平面上的施事和受事(主语和宾语)跟结构平面上的概念主语(话题),一律作为句子成分看待,从原则上说就是错误的<sup>②</sup>。没有想到,这一“可以引起无穷的争论”(朱德熙1985)的“话题”,竟会成为延续多年的汉语语法学研究的热点。

学术的惯性总是难以摆脱的。正如层次分析法与句子成分分析法的争论,导致出现了“层次分析法+成分关系标注”一样,赵元任的结构主义话题研究与李讷等的功能主义话题研究,同样可以演变出一个“结构+功能”的结果。

徐烈炯和刘丹青的《话题的结构与功能》(1998)显示了“结构+功能”的特色。一方面,从语义、句法和话语功能三方面,列举的话题特征竟多达16条。显然,话题这个概念之所以难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原因就在于关涉因素太多。换言之,随着多种理论背景的交织,“话题”的本质属性却掩而不彰。一方面,把汉语话题纳入传统句子成分分析系统,认定话题是一个传统句子成分的句法结构概念:

作为一种话题优先型的语言,汉语的

<sup>①</sup>关于《刘氏语通》的研究,详见李葆嘉:《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5-381。范德忠:《〈刘氏语通〉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sup>②</sup>朱德熙:《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41页。

话题在句法上有与主语、宾语同等重要的地位。从层次分析的角度看,话题在句子层次结构中占有一个特定的位置,正如主语宾语各占一个位置。<sup>①</sup>

徐、刘进一步提出,汉语普通话有 V、S、O、T 四个基本句法成分。对于这种方式,无论从传统语法(包括结构语法)立场,还是从三个平面理论立场出发,显然都难以认同。从前一立场出发,这位“不速之客”的话题损坏了传统语法系统的自恰性;从后一立场出发,这位“和瑟之琴”的话题被置于“失偶”境地(说明语的地位不见了),拆散了话说结构自身的匹配性。

对于类似徐、刘的这种做法,朱德熙(1985)的看法是:

问:(李讷)……把话题、主语、宾语分开,看成三个不同的句子成分[今按:也就是 T、S、O,外加 V]。……你觉得这种说法有价值吗?

答:我看不出什么价值。这种说法的实质是把语义平面上的施事和受事(主语和宾语)跟结构平面上的概念主语(话题)揉在一起,一律作为句子成分看待。在我看来,这种做法,从原则上说就是错误的。<sup>②</sup>将汉语的“话题”与“主、动、宾”杂厕,将本不属于传统句法的话题纳入为传统句法成分,也损坏了形态语法学主谓结构的自恰性。相比而言,尽管三个平面增加了“汉语式句法平面”的一道分析手续,在此平面留下了一个“提示语”的尾巴,但是维护了话说结构的存在价值。

因此,将话题语与主谓(动+宾)并列,看似为话题语挣得了一个名分,实际上剥夺了话题语的主体位置,在使之成了主谓框架“附赘”的同时,说明语被放逐出功能句法分析的视野,也就使话题语置于“失偶”境地。主谓结构框架是基于形态型的西欧屈折语建构的,话说框架是

基于语义型的东亚孤立语提出的。把两种本来不同类型语言的基本表达结构杂糅到一起,也就破坏了各自结构的自恰性。

## 八、话说结构的“范畴系统 + 匹配框架”研究思路

通过溯源沿流,在甲柏连孜的指称-陈述结构说和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sup>③</sup>的话语行为功能-语义学理论之间,抓住话说结构研究的关键——回归话语行为功能和语义分析。首先,重新界定了“话题语”和“说明语”。话题语是说明语的对象,主要特点是:意图上的定向性、功能上的被说明性、位置上的句首性、语义上的定指性(包括“语境性定指、意念性定指”)。“说明语”是对话题语的说明,主要特点是:意图上的焦点性、功能上的说明性、位置上的后段性、语义上的接续性。其次,从理论上提出了与“动词中心论”相对的“名词牵头说”(句首名词的语义性质统摄其后结构的表达功能和语义结构),提出了话题语与说明语的对待分析关照观。再次,确定了基于日常语感的话语行为功能+语义结构的双重分析法,开拓了汉语话说结构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领域。

整个研究包括三大步骤。第一步:甄别研究。参照以往汉语句系的研究成果甄别汉语句类、句型、句式与话说结构的关系,厘清了话说句与非话说句的界限。排除陈述句中的“施动-动作”、“感事-感知”的传统主谓结构,其余的都是话说句。第二步:定性研究。基于话题语-说明语的配对关系,对成批量句子展开分析。一方面从表达层面,采用归纳法和抽象法对话-说结构进行功能范畴化研究,建构了话

<sup>①</sup>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sup>②</sup>朱德熙:《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41页。

<sup>③</sup>B. Malinowski,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Supplement to C. K. Ogden & I. A. Richard, *The Meaning of Meaning*, NY: Harch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3, pp. 297-336;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A Study of the Methods of Tilling the Soil and of Agricultural Rites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 London: Allen & Unwin, 1935.

说结构的范畴系统和匹配框架(话题语一级功能范畴24类,说明语一级功能范畴21类。话说结构一级匹配框架31类);一方面从语义层面,对话说结构进行语义句法分析。第三步:定量研究。在所选语篇(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日常会话)的话说结构功能范畴标注的基础上,对话题语-说明语加以统计,以揭示话说结构在不同文体中的出现频率和分布特征。

作为主要研究成果,话说结构的范畴系统

及其匹配框架可为汉语句子分析、句系研究、语篇分析提供了操作工具,可为语言运用和语言教学、编撰语法教材提供贴近日常语感的参考框架。同时,对世界范围内所有包含话说句的语言,特别是话说结构型语言(如日语、朝鲜语、傣语和拉祜语等)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陆林)

## Studies on Topic-Comment Structure: A Historical Overview

QIU Xue-mei, LI Bao-jia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of topic-comment structur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theory of “initiation-purpose” proposed by Weil. Gabelentz is the first scholar introducing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subject-psychological predicate” in term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pioneering innovator suggesting the three-plane theory. In order to oppose the imitation of “subject-predicate” framework, Chen Chengze put forward a “target-comment” framework. Inspired by Hockett’s discussion of the topic in English and Chinese, Chao Yen-Ren claimed that the grammatical sense of subject-predicate is a “topic-comment”. Charles N. Li proposed that Chinese is a topic-prominent language based on language typology.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teaching practice outside China, Liu Hongmo put forward the analysis of “topic-state”. This paper disagrees with Xu and Liu’s position that Chinese has four basic syntactic elements of S, T, V, O. In addition, owing to the “Initial-NP Determinism” and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of the topic-com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perspective in topic-comment research with a combination of categorization systems and matching frames.

**Key words:** Topic-comment Structure; academic evolution; Gabelentz; Hockett; matching relationship